



联鏢记

白羽 著

LIANYIBIAOJI

三
泰
出
版
社



LIANBIAOJI

●白羽著 ●三秦出版社

联镖记

(上)

7246.4/21

书中记叙武林之手林廷扬联镖，
手刃大盗邓飞虎，邓妻三女并世贵姐，
骗得林廷扬为其保镖南下。经过一连串
曲折的搏斗，邓妻失败身亡，邓弟飞蛇
又劫镖，复仇
死了林廷扬。
焚身，……
孤………
悲剧。

林廷扬之子

，在师叔魏家

的保护下终于虎口逃生。成人之后，
浪迹江湖，寻访名师，仗剑报仇。
遇仇人之女，经比武转男，却苦入情
网。由此，又呈现出一幕幕激动人心
魄，催人泪下的情爱与仇杀的复
杂场面。

出版说明

一、本书作者白羽先生，是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小说家。现代香港著名通俗文学作家梁羽生一直以师视之。他以白羽小说丛书之名，先后出版过《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血染寒光剑》、《摩云手》、《剑拳》、《青林七侠》等通俗小说，在群众有较大影响，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有一定地位，联镖记是他的力作之一。

二、《联镖记》系《十二金钱镖》的姊妹篇，全书原分正集和续集分别出版，由于写作时间的差别，正集和续集之间交叉重复。这次出版，为求故事的完整性，将续集的前五回并入正集中，这样，正集共为四十一回。

三、本书以天津正华出版部 1940 年版为底本，由张玉良、方草二同志参阅复庆永书局 1942 年版本校正，并重新标点，改竖排为横排、繁体字为简化字，以便于读者阅读。

目 录

第一回	小白龙斗剑劫镖	1
第二回	过天星赴援拒寇	24
第三回	邓飞蛇夜袭焚舟	42
第四回	不速客挟诈吊丧	65
第五回	林镖头遗榱北归	93
第六回	未亡人灵前设誓	116
第七回	海燕纵火搜孤	145
第八回	摩云鹏画计远扬	169
第九回	横江蟹窥门蹊迹	186
第十回	青纱帐冒雨夜奔	201
第十一回	亡命客款关求救	223
第十二回	联庄会传檄御贼	238
第十三回	老拳师仗义助逃	262
第十四回	二贼徒踩盘落网	274
第十五回	乡公所讯贼诱供	284
第十六回	降龙木寻仇见逐	294
第十七回	邓飞蛇激众备战	306
第十八回	小辛集群寇攻庄	316
第十九回	寻仇客歧路亡羊	352

第一回

小白龙斗剑劫镖

清乾隆末年，盛极转衰，吏治贪污，民生渐窘。清仁宗嘉庆帝即位之第三年，诛权相和珅，朝政一新，吏治一肃，但是国运已渐呈败徵。西北白莲教匪，东南海盗蔡牵、朱愤，中原八卦教匪，相继作乱大军出动，兵差徭役，天下骚然。于是江南、河北，群盗如毛，商旅几为裹足，镖局生涯转见兴旺。

有一日，苏境运河上忽驶来十一号货船，头号船扯着一枝镖旗，上面绣着“安远镖店”四字。这一起货船满装苏绸杭纺，价值数万金，由打苏州起碇，北上进京。押镖的不是他人，即是安远镖店镖王狮子林廷扬亲自出马。因有几家商人联合出名，许下重聘，他这才率领五个师弟、六个镖师和三十多个伙计，一同出发。也实因路上很不太平，水旱绿林道颇有几个不讲交情、硬吃硬摘的蛮汉，劫了镖一跑，连窑也卖了，教人无法根寻，所以镖行不得不加小心。

这天船行到清江浦码头，便摆岸停泊。因这十一号货船，内有三号货要送往安徽凤阳的，乃是凤阳两家望族的定货。由清江浦到凤阳，须穿过洪泽湖。林镖头和众人商量货船分途的事。访闻洪泽湖时有强人出没，原打算亲自护运，随船商人孙四维却不愿意。他说，北路八只船的货价，比西

路往凤阳的三只船沉重的多，以此坚留林镖头。当下便即改计，派两个师弟，三个镖师，率十几个伙计，押送这淮河凤阳一路，自己仍保北京这一路。次日清晨，往凤阳去的三号镖船先行起碇。押镖的便是三师弟连珠箭何正平，四师弟虞伯奇，镖师力劈华山黄秉，七星剑丁宏肇，大力神李中甫。其余八号，却因商人孙四维到淮安城内办事，耽搁住了。

林镖头闲着没事，也到码头上访友一回，游逛一番。午后返船，忽见岸上有一壮汉，担着两只水桶，似在河边打水，却直着眼，上下打量镖船。此人体格魁梧，二目有神，左额上有一巨瘢。徘徊得久了，被镖船上七师傅摩云鹏魏豪在船窗一眼瞥见。恰巧此时林廷扬已从码头徐步归来，正和这壮汉相遇。那壮汉眼光一扫，把林镖师看个正着，扭转身向街里走去了。只走得几步，忽然想起还有两桶水没挑，便又翻身挑起水桶匆匆去了，情形很是尴尬。林廷扬脚踏跳板，愕然侧目注视，七师弟已从船舱出来。林廷扬上了船，便向魏豪探问。魏豪道：“刚才这个壮汉古怪得很，恐怕是沿路缀下来的。今天一早总在这河边盘旋，那时他是手提着一篮子菜，在河内投洗。今夜我们要小心点。”因问林镖头：“大哥你看怎样？”林镖头道：“这人分明是有功夫的人，决不是挑水汉。你没看他那两只手么！”

魏豪点头，复又低声对林镖头说：“今早大哥刚走，便来了一个人，说是姓李，是江宁镖局新请的镖师，特来问候你。我见此人来历突兀，他又再三问你在船上没有？我便说本人不在此处，他就走了。”林廷扬道：“哦，还有人打听我的么？”又细问了一遍，遂暗暗关照各船护镖的伙计，今晚要格外警醒些。林廷扬先派五师弟许振青、好友流星顾立庸护往

第四号镖船，别的事休管。因为这八号镖船，惟独第四号载货最重，顾立庸善打弹弓，五师弟精通水性，可以护船。然后把其余诸人也都嘱咐了，自己却手按长剑，腰佩镖囊，在末号船上一守，面前是一壶酒，几碟夜肴。哪知他们轮流值夜，防护了一通宵，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除了同泊在运河的三两只渔船，灯光闪烁，似乎夜间聚赌，此外只闻风吼波涛声。七师弟魏豪道：“也许我们看错了？”林镖头摇头道：“不然，你再往下看吧。”

挨到天明，商人孙四维回船，便命货船起碇。林镖头忙拦道：“且慢，我在此处候一个朋友，多耽误半天吧。”商人孙四维也是久走江湖的人，忙过来探问：“总镖头真是候朋友么？”林镖头含糊答应。耗到过午，只见后面来了一只小船，船上只载着两个客人，还有几只大筐，不知装的是么东西。到了码头，乘客搭筐下船进街，那船便泊在镖船之旁。恰有一伙客商喊船，几艘小船的水手都争来兜揽生意，唯独这只小船不动。那个船家蹲在船头上吃东西哩，两眼东看看，西看看，样子很悠闲。候了个把时辰。孙四维已催问两次，林镖头只说还候候。直候过两个时辰，见那两个客人从街里空手回来，后面随着三条大汉，匆匆的向镖船瞥了一眼，随即上了小船，那船家便划起双桨，如飞的向来路驶去。平常人坐船，总是面面向前途，这几个客人却并肩倒坐着，眼看着后面。眨眼时小船越走越远，看不见了。林镖头沉吟良久，对魏豪说：“我只耽心凤阳一路，这里倒没有什么。你看这小船又向回路去了。”

这时商人孙四维却等得心焦，对林镖头说道：“现在正是顺风，林兄还等不等呢？”林廷扬微吁道：“开船吧。”一叠声吆

喝，八号大船立刻起锚张帆，瞬息间走出二十多里。正走时，陡见背后有一叶扁舟，箭似的驶来。相隔尚远，便听见喊道：“前面镖船站住！”五师傅许振青眼尖，早看见来人乃是四师兄虞伯奇，不禁蓦地一声道：“四师兄么，怎么样了？”林镖头也不由一震，忙喝令大船停泊。一刹时小舟靠近，来人嗖的一个箭步，窜上大船。林镖头一手拉住，急问道：“路上怎么样？”来人道：“舱内说话。”

几个人一齐进舱。来人便道：“船行三十余里，未进洪泽湖，便被歹人盯上了。先是一只小船，不远不近，总跟在镖船后面，那时三师兄何正平便已有些疑忌。谁知又行了八九里，迎面突然来了一只小船，船上只载着三个空身汉。船划得飞快，直闯过来，险些撞着。幸亏我们的船夫用篙竿撑了一下，才得错开。那船上的大汉，把我们的船盯了几眼，竟折转船头，也不前不后的跟上我们。那缀在后面的小船，却又直驶到我们前面，一迳向洪泽湖划去了。黄秉大哥一看不对，就拿话点逗道：‘朋友一路辛苦啊，跟着太吃力，何不请上来谈谈？’那小船上的一个蓝衣大汉竟站起来，口出蛮言道‘官河官道大家走，敢是你安远镖局包下的么？看见你们的镖旗了，叫你们姓林的出来，咱们见见。’我们还没答言，趟子手钱六，大哥你是知道他那脾气的，他竟恶声答道：‘问姓林的做什么？姓林的不错是在船上呢，人家乃是天下有名的英雄，岂肯见你这三不知的无名之辈！识趣的趁早闪开，休要绕在这里，窜前窜后的装绿豆蝇了，谁不懂得？洪泽湖的盖天齐盖老板，我们也认识，有交情。’这话说得原欠含蓄，恰巧七星剑丁宏肇丁五哥，拖着他那把剑，才钻出船舱来，便吆喝钱六道：‘老六，不要乱说，我们镖行全靠江湖上朋友

维持。朋友你贵姓？’刚讲到这里，那小船突又站起一个黑脸汉子，抖手便是一石子，口中喊道：‘姓林的接着’那先发话的大汉一把没拦住，这石子直打过来。丁五哥一闪身，虽没打着，却直射入舱内，打伤一个伙计。因此招恼了我们，就交起手来。我们船高人多，他们船小人少，竟没占分毫便宜。三师哥把他的连坏箭施展出来。我还怕万一走了眼，惹祸不小。谁知人家早有准备，一个个伏身下舱，亮出挡牌钩枪来，一面挡，一面退，口中还不住嚷骂：‘姓林的领教过了，不过如此么。’气得丁五哥顿足道：‘哪里来的这伙蛮子，不要放他走。’李申甫李四哥竟把船头上四十多斤重的大锚抛过去，满想不碰翻他的船，也就阻住他们了。却被那篮衣大汉迎面一托，顺势一甩，甩到河心去了。那小船只一打幌，便被他们打千金坠给镇住。他们行船的功夫实在利落，竟拨转船头，往洪泽湖驶回，临行时又打了丁五哥一镖，并且说：‘姓林的有胆，前途相会。’我们也曾追呼朋友留名，人家只顾走。那小船又划得快，我们又是重载船，竟赶不上他。事后我们一商量，三师兄说：‘这不像劫镖踩盘子的冒失鬼，竟是特来寻仇的。’即又怪道，既是仇家，他们却不认识大哥，好像误认了丁五哥的那把剑，口口声声喊姓林的。但他们既敢明目张胆的来叫阵，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洪泽湖有点不易闯过。当时我们就把这三号镖船，退回十来里地。由三哥派我火速追赶大哥，快来护镖。又恐怕已隔了多半天，一遇顺风，追赶不及，所以另打发趟子手快腿马起云，起旱路到清江浦永利镖局，敦请过天星金兆和金镖头，拨派能手，速来相助。我一路紧赶，唯恐追不上你们，怎么你们才走到这里，莫非也遇见了什么吗？”

众镖师一听，俱各愕然。原来这镖局生涯是卖得起命，赔不起镖的。但凡知道前途扎手，若没有能手护镖，是轻易不敢冒险硬闯的。狮子林听完四师弟虞伯奇一番说话，不由勃然大怒，便吩咐：“赶快预备，我只可先护洪泽湖这一路了。倒要会会这一伙蛮汉，究是何等人物！这太不像话了，踩盘子的公然敢动手，绿林道居然要叫阵，真是奇闻！”又对大众说：“至于北上这一路，究竟是漕道，多少稳当一些。”遂向好友顾立庸举手道：“贤弟多偏劳吧！沿途一切应行应住，都由你和许五弟商办。”又对商人孙四维解说开了，遂亲率七师弟摩云鹏魏豪，跟四师弟虞伯奇，一行三众，跳上小船，如飞而去。八号北上的大船，只留下五师弟许振青，六师弟郑广澍，流星顾立庸和姚元朗，周志浩几位镖师，照旧解缆起程。

当下小船火速攒行。林廷扬手按长剑，右手捋着短须，眼望前途，一语不发。七师弟魏豪却与虞伯奇悄悄谈论日里所遇的事，魏豪问道：“虞四哥，你看这伙人是什么样的路数，可是水路上的么？”虞伯奇道：“大概是洪泽湖潜伏的水寇。”魏豪又问道：“你们可派人往前途探路去吗？”虞伯奇道：“三师兄已派两个伙计，往前面踩探去了。”谈论时，船已折回清江浦，转眼便驶上淮河的路了。

再说那小船上三个大汉，果然是强人的踩探头目，但并不是潜伏在洪泽湖的水寇，乃是外来的旱路大盗。这三个原奉命教他专采访安远镖局的行程和虚实，只叫他暗中窥探，不露形迹。偏生他们性格鲁莽，被黄秉等拿话一点，又错认了人，不但没探准镖船的虚实，他自己的行藏反被镖行看破，由此得以先行布置。

这一伙强寇，乃是镖头狮子林廷扬的仇家。为首的盗魁叫做飞蛇郑潮，从十几岁上便跟他哥哥飞虎郑渊，在川陕一带做私商勾当，杀人越货，横绝一时。被少年好勇的林廷扬夺剑杀死飞虎郑渊。郑渊的妻与子为夫为父复仇，又死在林镖头手下，因此结下极深的怨仇。那飞蛇郑潮虽是强盗，颇有手足之情，明知武力不敌，他仍旧断发设誓，必报此仇。十几年来，他展转访请能人，专心寻找安远镖局的差错。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邀来一位少年豪杰，名叫小白龙方靖，又勾结了一伙剧贼和他哥哥的旧部，还有林廷扬的两个仇人，在洪泽湖附近，大举埋伏。

当下林廷扬摧船疾驶，将到黄昏时候，船过洪泽湖，只听前面杀声震耳。四师兄虞伯奇站起来，手遮一望，道：“不好了，快走！”众人纷纷站起，林廷扬将剑插在背后，跃上船头，往前细望。只见三只镖船被十来只小船围住，一伙贼人执长兵器，攒攻镖船。镖船上几个镖客，正在拚命拒敌。小船之外，另有一只巨船停在上流，船头站着两个大汉，在那里指挥。林廷扬飘身而下，喝命加紧攒行；魏豪等也相帮划船，这船便如箭似的赶上前去。忽然虞伯奇叫道“不好！”只见前面镖船上，七星剑丁宏肇好像中了暗器，扑地跌倒船头，一个贼人从小船上窜过来，举刀便砍。魏豪大惊道：“哎呀！”却不道林廷扬猛将魏豪住旁一拉，手一扬，一点寒星凌空一闪，直奔贼人。那贼却也了得，一个跟头，从丁宏肇身上栽过去，立刻翻身跳起。丁宏肇也跳起来，照贼劈头一剑，那贼急忙抵住。六七个回合后，船头地狭，施展不开，那贼连架数剑，一翻身跳入水中。林廷扬的小船已然赶到，各使暗器纷纷乱打。那边贼人早有防备，俱停手不攻，取出

挡牌来，护住船面。

林廷扬趁此时机，将小船靠近，窜上镖船。手抱长剑，向对面一举道：“朋友请了，我林廷扬来也。”此言方罢，各小船纷纷扰乱。忽听呼哨连响，那只大船浩浩荡荡驶来。船前船后，站着一群高高矮矮的壮汉，内有一个赤面长髯的大汉，同一个白面少年英雄并肩站着，气度与众不同，好像是领袖。那大汉倒提金背刀，肋跨豹皮囊。那少年背插一口宝剑，两手空空，只拿着一把扑扇，面如白玉，两道剑眉，在左眉心生有一颗红痣，神情潇洒，气宇不凡。只见那赤面大汉向那少年指指点点，说了几句话。那少年眼望着林廷扬，上下打量一眼，朗然说道：“来者可是林镖头吗？”林廷扬将手一拱道：“不才就是林廷扬。兄台何人？在下眼拙，未得识荆。在下保这几号镖船，路过此地，不知贵窑设在何处，未能投贴拜访，我这里陪礼了。请兄台看在江湖义气上，借道放行，我林廷扬保镖回来，必定登门重谢。”那少年回头望了望道：“在下久闻林镖头的大名，深知足下剑法高强。我此次出来，非是劫镖，只为受朋友重托，特来会会林镖头的剑法。林镖头，请你赏脸赐教！”林廷扬听了，仰面一笑道：“兄台定要教林某献丑，我一定奉陪。在下浪迹江湖。结交的是有名英雄，请兄台道个万儿来。”那少年听了，微微一笑道：“我与林镖头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是来与镖头寻衅。我不过学了几手粗拳笨脚，受了朋友嘱托，前来领教。我既不想在绿林成名露脸，也就无须留名了。只要领教了林镖头的剑法，我拨头就走，寸草不沾。”

原来这少年素闻狮子林剑术高强，诚恐不敌，所以预留退步。林廷扬冷笑道：“好汉既然不肯留名，也罢，我们先过

招，只等兄台把我打败了，那时再留名不迟。请问你我是陆战，是水战？是单打，是群殴？”这时那赤面大汉又低声向少年说了几句，那少年便道：“在下先在船上给林镖头接一接招吧。”林廷扬只说了个“好”字，陡听得赤面大汉背后，一个不服气的嗓音锐声叫道：“慢着，瓢把子，你也太把姓林的看重了！我剑不了他，再请方师傅动手。”

林廷扬侧目急视，只见从贼业中转出一人，一下腰已到船头。此人身躯矮小，一身青色短装，青绢包头，黄中带青的面色，目光锐利，左肘下压着一口七星刀。林廷扬料知来人手底下必是又黑又快，自己往后退了数步，恐怕人多碍手，忙令魏豪等后退。那盗船上赤面大汉也令群贼后退，让开了船头地势，船也紧欺过来，为的是两船衔接，较易动手。这个贼人不待船头相接，脚下一点，早轻飘飘落在镖船上。用手一指林廷扬道：“姓林的你有什么惊人本领，作那些张致！教你先尝尝海燕子桑七爷七星刀的滋味。”一面说，已把刀换到右手。林廷扬左手掐着剑诀，右手剑一指贼人，厉声叱道：“无名小卒也敢无理，怨不得林镖头无情了！”这时两船已对到一处，可是镖船载货吃水重，比贼船低着一尺。那贼人怒喝了一声：“少废话，接家伙吧。”猿身而进，七星刀向林廷扬心窝扎来。林廷扬久经大敌，静以制动，容得刀临切近，右足一提，身躯微往左一倾，剑锋下削，“金鸡抖翎”向贼人右腿斩来。贼人刀走空招，霍地往下一扑身，往右斜着一个半长身，“探臂撩阴”反向林廷扬的小腹下点来。林廷扬见贼人手底下这么快，也自不敢小看他。左手剑诀一领，左腿拧劲，身躯半转，右脚一找船板，剑随身走，翻身一剑，向贼人左肋斩来。贼人的七星刀二次扑空，林廷扬犀利的剑

锋又到。贼人“怪蟒翻身”，翻回七星刀往上一崩，要想变招为“盘手刺扎”，向外一展，任凭林廷扬怎样快，也不易逃开。林镖头却早拿定主意，不教他再逃开剑下。见贼人一变招，不容刀往剑上崩，却用“腕底翻云”，倏的一剑，向贼人右肩胛刺去。贼人再想变招封架，却已来不及，只有拧身外窜，林廷扬那能容他走开？往回一撤剑，倏地扁左脚，照定贼人背后踢去。这一脚踢个正着，贼人飞出六七尺去，“扑冬”落在了水中。

林廷扬长剑一摆，手向贼船一指道：“朋友，教那有本领的过来，像这种鼠窜狗偷之辈，趁早回家！”这句话没落声，立刻又从贼队中窜出一人。此人面如赤炭，扫帚眉，大环眼，翻鼻孔，血盆口，满嘴黄牙，滋出唇外，手提一口鬼头刀，窜过船来，厉声喝道：“休得口出狂言，看苗二太爷取你狗命！”话到，人到，刀到，鬼头刀“搂头盖顶”劈来。林廷扬见贼人力大刀沉，急向右一上步，鬼头刀劈空。林镖头一展剑锋，“推窗望月”直斩贼人的咽喉。贼人缩项藏头，往下一蹲身，滚手刀倏向林镖头拦腰斩来。林镖头一领掌中剑，猛往下斜塌身形，用“卧地龙”，侧着这一闪，早将鬼头刀闪开。跟着“毒蛇寻穴”，一剑向贼人小腹点到。贼人努力抽身，林镖头剑术高强，变化不测，点下阴，挂两腋，吃的一下，竟把贼人的右腿划伤。踉跄倒退出三四步去，急要翻身逃走，林廷扬住前一上步，剑照贼人的腕子一点，喝道：“把兵器留下！”剑尖点伤了贼人脉门， 啷，鬼头刀落在船板上。林廷扬哈哈一笑道：“鼠辈，知道林镖头的厉害么？”

一语未了，突从贼船上跃起一人，腾身上起，轻快异常，用轻功提纵术“一鹤冲天”绝技，倏往下斜探，轻如飞鸟

落在镖船，“金鸡独立”式一站。林廷扬一看，正是那贼船上首先答话的少年豪客。那带伤的贼人趁机都已逃回贼船。少年豪客发话道：“林镖头剑术高明，名不虚传。不才拜服之下，越发要讨教了。林镖头，就请赐招！”林廷扬闪两眼，把来人端详了一下，微笑答道：“在下实在没有什么功夫。既承尊驾如此抬爱，我林某只好献丑了。请！”这“请”字才出口，倏然亮了个一举火烧天的架式。少年壮士也道得一个“请”字，却往前进步欺身，踏中宫，走洪门，突前直进。但见他剑到，人到，身临切近，够上部位，立刻掏剑诀，左手往外一展，右手剑“拨草寻蛇”，向林镖头下盘便斩。林廷扬身躯矫捷，倏地闪开，接招相还，右手握利剑，左手托右腕，剑走轻灵，“白蛇吐信”，照少年小腹便刺。少年急闪，林廷扬早将剑锋撤回，刷的一翻手腕，剑尖一摆，复奔少年左股砍来。这少年壮士双足一顿，斜窜过去。林廷扬一个箭步，跟踪袭来；利剑横扫。“玉带缠腰”，斩向少年的中盘。少年“腕底翻云”，回身一剑；叮一声，剑刃碰剑刃，激起火花来。少年喝道：“来得好！”两个人蓦地收招，举剑再斗。

林廷扬在一接近少年时，已看出这少年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小指，右手的无名指，小指，全带着护指甲皮套，心知这少年平日不用武时，必将长指甲用温水伸开，顿幻成温雅书生。战斗时，定将指甲泡软一卷，戴上皮套，便不得用剑。贼党中竟会有这样人物，真是异事！林廷扬不敢轻敌，忙把三十六路天罡剑术施展开，一招紧似一招，抵住少年。少年也是剑术高明，一式疾似一式。两下旗鼓相当，忽而跃上贼船，忽而落到镖船，剑身合一，旋进旋退，倏攻倏守。两把剑浑如龙蛇交门，剑光霍霍，泛起两团白气，裹定两个

英雄。林廷扬越遇劲敌，越能气定神闲，下盘坚实，进退沉稳，两眼炯炯，注定敌人，不慌不忙，专寻破绽。

这少年壮士也将自己的得意功夫施展开，二十四路三才剑，吞吐撒放，果自不凡。他从来未逢敌手，今日得遇林廷扬，果见得老练稳健，名下无虚。这少年杀兴大起，点崩截挑刺扎，一剑狠似一剑，一招快似一招，手法是攻多守少，气概是目无全牛。忽见林廷扬一剑攻到，按理本该闪身避招，这少年却艺高人胆大，不避正锋，反取攻势，猿臂一伸，剑尖照林廷扬右腕点来，满以为林廷扬一定要收招还架，自己便占先著。那知林镖头却是把稳处稳如泰山，惊险处险如骇浪，右臂倏往怀内一摆，剑身突往上一翻，剑兴反取敌人咽喉。这一招迅疾无匹！少年暗道声“不好”脚跟一登，身向后仰，刷的倒窜出数尺，急拿桩站稳。这也就是少年的身手矫捷不群处，换在他人，绝没这闪避的功夫。少年蓦地脸一红，将剑一挥，立刻反扑过来。林廷扬一著得手，早已赶到，喝一声：“着！”长剑一展，分心就刺。追击太急。相离太近，这少年后退无路，急咬牙切齿，横剑一崩。林廷扬却倏将剑收回，往后一甩，忽往前一进，“泰山压顶”，向少年猛砍过来。少年慌忙挺剑一拨，却不防林廷扬实中有虚，剑锋一偏，疾如闪电，竟向少年剑身一搭，腕上用力一颤。叮当一声响，火花乱射，两口剑已有一口被打落在船头。

少年大吃一惊，急伏身外窜，哪里来得及！林廷扬“金针度线”，又是一剑。一股寒风吹到；少年势虽落败，仍不慌乱，突然地合身向林廷扬这边猛扑过来。劈面一掌，倏然身躯微退，将身一侧，飞起一脚，踢向林廷扬右腕。林廷扬

略一闪身，才容得少年右腿飞起，蓦的一伏身，“连环噪子脚”，反向少年扫来。少年闪避不迭，咕咚一声，被踢倒船上。蓦然两船上起了一阵惊呼，欢喊！林廷扬一长身，将剑一举，才待往下戮，猛然忍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又想是“夺路不如借道”，将剑停得一停，道：“承让！……”一言未了，蓦地觉着背后一道寒风袭来，林廷扬急回身一抄，一只金镖从贼船后舵打过来。林廷扬霹雳一声怒喝：“休施暗箭！”倏然第二只镖和数粒弹丸抄身而过。

正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林廷扬闪开了暗器雨，才接得金镖在手，方待还发出去，那少年战败倒地，羞忿交迸，骤然一个虎跳，从船头窜起，“燕子掠空”袭来。伸右掌，迅如电光石火，照林廷扬“玉枕穴”猛然搥到。林廷扬急闪不迭，脑海一震，如耳畔轰了一个焦雷，蓦地一阵昏惘。狂吼一声，将手中镖猛向身后一抡，嗤的一下，横穿透少年左臂。这一镖，乃是林廷扬被狙拚命时的一股死力。那少年一阵奇疼，又听得格登的一箭，猝不及顾，负伤带镖，一头窜入水中去了。那箭掠顶而过，也落入水中，那把剑依然丢在镖船上，林廷扬紧跟着也一头栽倒在船头，只两手微微发抖。

众镖客一齐大惊，镖师黄秉挥动双斧，四师兄虞伯奇挥动单刀，一齐从船尾窜过来，大骂：“无耻强贼休施暗算！”两人当先抢上迎敌，七师傅魏豪便来抢救林镖头。盗船上那赤面大汉和手下党羽早已看得分明，林廷扬被狙击倒地，群贼欢然大喜；林廷扬甩手镖打得少年豪客落水，群贼顿然大惊。赤面大汉一声怒吼，将手中金背刀一摆，立刻响箭连鸣，群贼纷纷出动。先有两个贼党，各穿着水靠，应击窜入